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绣像版

续小五义

下

【清】石玉昆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续小五义

下 册

(清) 石玉昆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十五回	屋内金仙身体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骗人	(316)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能看姑娘练武 东方玉仙教丫鬟打拳	(368)
第六十七回	泄机关捉拿山西雁 说原由丢失多臂熊	(373)
第六十八回	躺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书安求生	(379)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滩史丹见朱英	(385)
第七十回	蒋平遇龙滔定计 赵虎见史丹施威	(391)
第七十一回	美珍楼白菊花受困 酒饭铺众好汉捉贼	(398)
第七十二回	酱缸内周瑞废命 小河中晏飞逃生	(403)
第七十三回	吴必正细说家务 冯校尉情愿寻贼	(407)
第七十四回	得宝剑冯渊快乐 受薰香晏飞被捉	(413)
第七十五回	见恶贼贪淫受害 逢二友遇难呈祥	(418)
第七十六回	晏飞丢剑悲中喜 冯渊得宝喜中悲	(423)
第七十七回	史丹无心投员外 天彪假意认干爹	(429)

- 第七十八回 众好汉二盗鱼肠剑 (435)
小太保初观红翠园
- 第七十九回 过云雕龙须下废命 (440)
玉面猫乱刀中倾生
- 第八十回 黄面狼细讲途中故 (447)
小韩信分说旧衷情
- 第八十一回 清净庵天彪逢双女 (452)
养性堂梁氏见干儿
- 第八十二回 蒋平给天彪虑后事 (458)
梁氏与二女定终身
- 第八十三回 到后院夫妻谈楼事 (464)
上信阳校尉请先生
- 第八十四回 贾家屯冯渊中暗器 (471)
小酒铺姑娘救残生
- 第八十五回 徐良前边戏耍周凯 (477)
冯渊后面搭救佳人
- 第八十六回 生铁佛庙中说亲事 (482)
刘志齐家内画楼图
-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获 (490)
周凯到树林脱身
- 第八十八回 三盗鱼肠剑大众起身 (497)
巧破藏珍楼英雄独往
- 第八十九回 冯校尉柁上得剑 (503)
山西雁楼内着急
-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楼芸生得宝 (509)
次日白沙滩大众同行
- 第九十一回 擂台下总镇知府相会 (515)
看棚前老少英雄施威
- 第九十二回 乔彬头次上台打擂 (521)
张豹二番论武失机
- 第九十三回 穷汉打擂连赢四阵 (527)
史云动手不教下台

第九十四回	艾虎与群贼抡拳比武 徐良见台官讲论雌雄	(533)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兴祖 两好汉打死东方清	(538)
第九十六回	亲姊妹逃奔商水县 师兄弟相逢白沙滩	(544)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带金仙单走 莲花仙子会玉仙同行	(550)
第九十八回	抢囚车头回中计 劫法场二次扑空	(555)
第九十九回	玉仙纪小泉开封行刺 芸生刘士杰衙内拿人	(562)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奢夜晚获男贼	(567)
第一百零一回	包公开封府内丢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见山王	(574)
第一百零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兽 阎家店内遇仇人	(579)
第一百零三回	因酒醉睡熟丢利刀 为找刀打架遇天伦	(585)
第一百零四回	见爹爹细说京都事 找姊姊追问盗刀情	(592)
第一百零五回	亚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户招亲	(598)
第一百零六回	徐家父子观贼队 乜氏弟兄展奇才	(604)
第一百零七回	众好汉过潼关逢好汉 大英雄至饭铺遇英雄	(611)
第一百零八回	乜云鹏使鞭鞭对镗 徐世长动手手接镖	(617)
第一百零九回	四品护卫山谷遇险 站殿将军战场擒人	(623)

- 第一百一十回 蒋平率众人削刃破镗 (629)
李珍与阮成被获遭擒
- 第一百一十一回 金仙一怒杀老道 (636)
寨主有意要姑娘
- 第一百一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当幕友 (643)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 第一百一十三回 朝天岭上得宝印 (649)
连云岛下见水衣
- 第一百一十四回 钟太保船到朝天岭 (655)
众寨主兵屯马尾江
- 第一百一十五回 王纪先大获全胜 (660)
钟太保败阵而回
- 第一百一十六回 钟雄下战书打仗 (666)
臧能藏春酒配成
- 第一百一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动手 (672)
员外留客率众交锋
- 第一百一十八回 英云素花双双得胜 (677)
王玉金仙对对失机
- 第一百一十九回 小英雄火烧朝天岭 (683)
众好汉大战马尾江
-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岭事人人欢喜 (689)
报陷空岛信个个伤悲
- 第一百二十一回 卢员外陷空岛交手 (695)
展小霞五义厅施威
- 第一百二十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关送信 (701)
蒋平派人到各处请人
- 第一百二十三回 众英雄复夺陷空岛 (708)
白菊花被杀风雨滩
-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阳王被捉身死 (714)
万岁爷降旨封官

蹕，他也跟过来了，冯渊在屋内说话，他全听见了，他先过来，顺手把冯渊夜行衣靠拿着走了。等到二更之半，他也往那里去了，看见冯渊跑到后边，他把屋中话也都听见了，一转身从后面蹕到西房，到前坡把冯渊双腿一揪，自己往起一站。冯渊又不敢叫喊，又怕他往下一扔，徐良果然是往下一抖，冯渊就从房上摔下来了，说醋糟你害苦我了。他虽然是一身功夫，自己要蹕下房来，一点声音皆无，这是被人摔将下来，可是噗咚一声，赶紧的站起身来。徐良在他背后低声说：“不要紧，全有我呢！”冯渊见他在背后，就壮起胆子来了。徐良说：“乌八的，三个人滚出来罢。”高解说：“不好，来了！”噤的一声，把后窗户踹开，从这后窗户跑出去了。周凯不能不出来，无奈把大氅一甩，掖上衣襟，拉刀吹灯，微微一拢眼光，蹕出屋门往对面一看，就见迎面站着一人，说：“你是多臂熊？”徐良说：“我是徐大老爷。”随说话，扭项一看，徐良早不知去向。冯渊只吓了个胆裂魂飞，只可拉刀，与周凯交手。周凯说：“外面就是一个人，你们出来拿他罢。”贾士正也就在墙上，摘下一把扑刀，蹕在院内，说：“你是哪里来的？深夜入宅，非奸即盗。”两个人往上一围。冯渊这口刀，上下翻飞，巡前挡后，暗暗的怨恨徐良，你把我扔下来，你不管了。正在怨恨，忽听身后哼了一声，冯渊蹕在圈外。贾士正、周凯也就一怔，往对面一看，就见徐良一身青缎长襟，黑脸膛，一双白眉毛，望下一搭拉，好象吊死鬼一般，手中托着一件物件，靠着南墙瞪着眼睛，龇着牙齿，实系难看。周凯、贾士正纳闷，这个人象有本事的人，二人正要往前一蹕。徐良说：“我也没甚本事，你们饶了我罢，我给你们磕个头。”就见他用膀往两边一晃，把头一低，焉知晓他的头可不好受，花装弩

哧的一声就打出来了。多亏周凯眼快，低头往旁一闪，弩箭哧的一声，就从耳朵上穿将过去，鲜血淋漓。气得周凯咬牙切齿，把刀就剁，贾士正也就蹿上来了。徐良哪里把这两个人放在心上，拉大环刀交手，暂且不表。且说冯渊，见徐良一露面，自己往北，扑奔后面去了，由东夹道往后正跑，忽见后面房上站着一个人，晚间一看，犹如半截黑塔一般，身躯胖大，头如麦斗，二目如灯，用了个魁星踏斗的架势往下瞧着，就把冯渊吓了一跳。要问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徐良前边戏耍周凯 冯渊后面搭救佳人

且说冯渊见徐良来了，往后就跑，见后边房上站着一人，头如麦斗，二目如灯，用了个魁星踏斗的架势，往下瞧看。暗说不好，必是贾士正一伙贼人，量自己不是他的对手，正要打算用计胜他。再往上一看，那人踪迹不见，冯渊可就直奔西北，蹿过了一段界墙，见那边有一个月样的门，由北边过来一个打更的。冯渊用了个扫堂腿，把更夫扫了一个筋斗，提起到西北花丛的旁边，噗咚一声，往地下一扔，四马倒攒蹄捆上，拿刀往他脑门子上一蹭，问他那难妇现在哪里？更夫苦苦的哀告，饶我这一条性命。冯渊说：“只要告诉我，她在哪里？说了假话，回头杀你。”更夫说：“就在这月样门内，有个楼，四个婆子，陪着她说话呢！”冯渊听毕，撕了衣襟，把更夫口中塞住，自己直奔月样门而来。进了门一看，果然有三间高楼，见楼上灯影儿一晃，全都灭了。就听婆子在上面乱嚷，说：“可了不得了！”那句话没说出来，就听噗哧一声，准是教人杀了。冯渊自己往上一蹿，到格扇那里，趴着一看，见此楼格扇大开，有一人背着那少妇，往北

去了。冯渊也往那里一蹿，见那四个婆子，横躺竖卧，全都被杀。自己由后边出去，也直奔正北，又见那人扑奔东北，冯渊就追下来了。那人背着人蹿墙，并不费力，跳了四道墙，才到了街道上。冯渊也就跟着出来。此时已有四更多天，路上并无行走之人，追到东边，复又东北一拐，奔到后街，由东往西又跑，冯渊可真着了急了，说：“你是什么人？快把这妇人与我留下。”那人跑着一回头，冯渊这才瞧看明白，原来是个和尚。大骂道：“你这出家人，还不与我留下。”虽然嚷着，那个和尚足下透慢，也就看见那边一段红墙，大概离他庙不远。冯渊追到离他不远，想他就背进庙去，我也是找他。只顾贪功紧着一跑，原来那和尚等着他，身临切近，就是一暗器，冯渊一歪身，打在左肩之上，这一镖没打着咽喉，也歪出好几步去，一咬牙把镖拔出来，自觉那镖伤之处不痛，麻酥酥的喘气，暗说：“不好，他一半准是毒药镖，我先回店中，去叫店中人与公馆送信。”焉知晓受了毒药暗器，就是怕紧走，要是紧走一跑，那药性发散得更快。冯渊跑着，就觉眼前一发黑，类若半身不遂的光景，先由左腿不能迈步，噗咚栽倒在地，正躺在人家酒铺前。

这开酒铺的是母女二人，原籍是东昌人氏，此人姓尹叫尹刚，保镖为生，专好交友，外号人称赛叔保，到四十四岁，就故去了。妻子刘氏，所生一女，名叫青莲，十五六岁，练了一身功夫，小子打扮，常跟她父亲出去保镖，生得十分美貌，性情刚直。因她父亲故去，母女无人照顾，她有个母舅就在这信阳州居住，把她们母女接来，姑娘如今已然二十九岁了。在此处开了一个酒铺，带着一个老家人，这个老家人姓祝名叫祝福，在尹家多年，这青莲姑娘，是他眼瞧着长大的，祝福就看着这酒铺买卖，



后有单房，她母女居住。姑娘早晚的工夫，不肯丢下，每日五更之时，起来玩拳踢腿，熟练长短家伙，练完时天不能亮，为的是活动身子，把街也扫了，前后院连酒铺中，掸的掸了，擦的擦了，此时也就红日东升，把祝福叫起来，然后上后面去梳洗打扮。可巧这天，自己练完了功夫，下了一块板子，正要扫地，见台阶下躺着一个人，近前仔细看了一眼，武生相公打扮。列位就有说的：冯渊多咱是武生相公打扮哪？皆因是他穿着是白菊花那身衣服。旁边丢着一口刀，左肩头往外冒血。青莲姑娘顾不得扫街了，进来把那扇板子上好，先把祝福叫来，又到后面把老太太叫醒。老太太问她什么事情？姑娘说：“咱们门口躺着一个武生相公，旁边扔一口刀，多一半是遇见仇人，他那肩头上，还直冒鲜血，你老人家起来，我们出去瞧瞧他看。要没死那还好办，他要死了，我们赶早离开他去，不然这铺子担架不住。”老太太穿好衣服，祝福在外边，点着灯笼等着，到了前边，又把那扇板子下下来，先叫祝福出去，将那人衣服撩起来，摸摸他心口还跳与不跳。祝福出去，将他衣服撩起一摸，心口还是乱跳。祝福说：“不但他心中乱跳，从他肩头上流出血来，全是黑的。”姑娘一听说：“是了。”对娘亲说：“这是受了毒药暗器了，我们救他罢。”老太太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做件好事罢。”姑娘挽起衣袖，又下了一块板子，叫祝福帮着，把冯渊搭在里面，到了后头屋内，把冯渊往床榻上一放，叫祝福把板子上上。姑娘进内间房中，取出一个盒子，叫祝福解开他的腰带，把膀子显出来，姑娘打开盒子，拿出一把小刀儿，刀薄如纸，另拿出一个小葫芦，拔去塞子，里面贮的面子药，倒在伤口。微等了片时，姑娘团了些烂纸，就用那把小刀，把周围烂肉一刮，全都放

在纸内，周围见了好肉，重新取出一个小盒来，里面是膏子药，俱把他创口敷满，烤了一张膏药，与他贴上，复又取出三粒丸子药，叫祝福取了些凉水来，将丸药研开，用筷子将冯渊牙关一撬，将药灌将下去。登时之间，冯渊就苏醒过来，觉着肚内一拥，哇呀呀的吐了些黑水，往起一坐，睁眼一看，那边一位老太太，慈眉善目，总在六旬上下光景，又有一位大姑娘，在那里收拾盒子呢！看那旁又站着一个老头儿，青衣小帽，象一个做买卖的打扮。自己记得被那和尚用镖打了一下，就觉迷迷糊糊的摔倒在地，后来就全不知了。冯爷连忙起身来，先给祝福深深一恭，说：“这位老兄，方才我受了人家毒药暗器，躺在地下。我糊里糊涂，因何会在这里呢？”祝福说：“你被什么人打了毒药暗器？幸亏我们小姐有这个手段，才把你搭救过来，此时把你救好，你过去见见去罢。”冯渊一闻此言，整整衣服过去见老太太，双膝点地磕三个头，说：“不是老太太搭救我的性命，准死无疑，未领教老太太贵姓？”老太太说：“老身姓尹，我倒不会，是我的女儿把你的镖伤治好。但不知相公贵姓？”冯渊说：“晚生姓冯，名叫冯渊，我在开封府相爷驾前当差，乃是六品校尉之职。就是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小姐在上，受我一拜。”姑娘说：“我们可不敢当，祝大哥急速把这老爷换位。”祝福来一拦。冯渊定要磕头，说：“小姐乃活命之恩。”往上磕头。姑娘往旁一闪，道了三个万福。冯渊起来，又要与祝福磕头。老人家先就跪下了，老奴可不敢当。冯渊这才施了个常礼，问说：“老哥贵姓？”祝福说：“老奴叫祝福。”姑娘说：“那个伤处，总要躺下睡觉，那伤方能好得疾速，待太阳出来之后，叫祝大哥买几尾鲜鱼来炊了汤，油盐醋酱葱蒜作料一概不要，待喝了汤之后，你可就算好

了。有什么话，慢慢再说罢。”老太太说：“冯老爷，你在这里歇歇，睡一觉罢。”冯渊说：“在这里躺着，我天胆也不敢，我在外边躺着去罢。”祝福说：“我家小姐，冯老爷既然避嫌，不如请他到老奴柜房去倒好。”冯渊说：“那倒可以使得。”老太太说：“既是这样，祝福，你把他的刀交给冯老爷。”家人答应，把刀交给冯渊。冯爷接过刀来，插在鞘中，转身与老太太、姑娘再施一礼，然后这才跟祝福出来，到了柜房一看，祝福那个铺盖，还没卷起来呢！冯爷先把刀摘下来，挂在墙上，头冲里躺下。祝福将被子给他搭上，又说：“我去开门去了。”冯渊点头答应。祝福将往外边，忽听外头念了声阿弥陀佛，问：“怎么这般时候，还不开门？”祝福说：“我们这里，闹了半夜，将要开门，你老人家来了。”说毕下板子，进来一个和尚。冯渊一听，心中一动，掀了被子下炕，往外一瞧，正是仇家到了，墙上拉刀动手。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生铁佛庙中说亲事 刘志齐家内画楼图

且说冯渊要从壁上拿刀，报那一箭之仇，一听祝福赶着他叫舅老爷，说怎么这样早就来呢。和尚说：“我也是半夜没睡觉。”祝福说：“我们也是半夜没睡觉。”和尚问：“你们半夜不睡觉，做什么来着？”祝福说：“救人来着。”和尚说：“我半夜没睡着也是救人来着。”祝福说：“舅爷救的是谁？”和尚说：“我救的是菜园子那个顾氏，张得立的妻子。你们救的是谁？”祝福将要说往下说，忽听姑娘那旁说：“舅舅来了吗？你进来罢，我告诉你一句话说。”和尚往后就走，说：“姊姊起来没有？”老太太说：“我早就起来了。”和尚来至后面，见了姊姊与姑娘，坐下。姑娘就把始末根由，怎么救的冯渊，细细说了一遍。和尚说：“甥女儿，这倒不错了，怕他不准是个校尉罢？许他信口胡说哪！我因知道菜园子张得立的妻子叫金头老虎贾士正抢了去了，我昨晚到了贾士正家里，不知他们同什么人在那里动手。见由东夹道跑过一个人来，我料着必是贾士正一党之人，我到后楼上，杀了四个婆子，背着她从后楼跑出来了，就见着他跟下我来。我没敢直奔庙去，由东北绕至后街，复又奔正西庙后而来。他在后边，说了

话了，叫把这个妇人给他留下。我一想更是他们的人了。微一收步打了他一箭，也没管他的死活，我就进庙去了。据我想起来，他定不是个好人哪。”姑娘说：“这个人，现在前边厢房睡觉呢？”姑娘叫祝大哥，把那位冯老爷请进来。

你道冯渊，怎么没出来动手哪，皆因是祝福管着那人叫舅老爷，想必是姑娘的舅舅，又听他说救了菜园子顾氏，这个和尚倒也是个好人，虽然中了他一箭，又是他外甥女儿救的，有此一想，故此不好意思出来动手。祝福说：“有请冯老爷里面说话。”冯渊复又挎上刀，跟着祝福到了后面，见着和尚。僧人念一声“阿弥陀佛”，冯渊一恭到地。和尚说：“方才听我姊姊所说，贵姓是冯吗？”冯爷说：“正是。没请教师父贵上下？”和尚说：“小僧广慧。”冯渊又问：“宝刹？”回答法通寺。原来这个和尚，先前之时，跟着他姊丈尹刚杰保镖为生，因他姊丈一死，自己很灰心，看破世俗，他才削发为僧。他本姓刘叫万通，外号人称铁牛刘万通，就在这法通寺拜了静元和尚为师，与他起名就叫广慧，出家之后，人家管着他叫生铁佛。此人生来性情古怪，爱管不平之事，皆因姊姊与甥女儿在东昌无人照看，故此才把她们接来离庙相近，为是好照应她们娘儿两个。要与甥女订婚，又没相当的，高不成低不就，富家嫌她们是异乡人，寒家不就。皆因这件，才耽误到三十岁，尚且终身未定。冯渊问完了他，他复又问冯渊的事情。回答我叫冯渊，开封府站堂听差，六品校尉，外号人称圣手秀士。生铁佛问：“大概是相谕出来办差罢。”冯渊说：“万岁爷冠袍带履被白菊花盗去，我们是奉旨捉拿此人。”刘万通问：“姑娘，你给他治好了，没喝鱼汤罢。”姑娘说：“正要叫我祝大哥买去哪。”和尚说：“不用买去了，我把他请在庙中，

给他的药吃，比喝鱼汤还强哪。”遂说：“冯老爷，请至庙中谈话，不知意下如何？”冯渊说：“很好很好。”遂即告辞老太太。刘氏说：“这是我兄弟。”又对万通说：“此乃是贵客临门，千万不可慢待。”冯渊正往外走。刘氏又把和尚叫将回去，附耳低言，说了几句话才出来。冯渊又给祝福行了礼，这才出离酒店，直奔法通寺。

二人从前街进庙，直到禅堂来到屋内落座。叫小沙弥献茶。冯渊问：“昨晚那个少妇，师父可给送回家去了。”和尚说：“我送在她姑母家中去了，此时不能叫她露面，贾士正家内有几条人命，那就不好办了。”又问：“她的婆婆可知此事？”和尚说：“我也与她送信了。昨日晚间，是冯老爷你没把话说明白，紧说叫我给你留下，我当你是贾士正一伙之人，故此才打了你一箭，多多有罪。”冯渊说：“我也是错会了意了，我想你一个出家人，背着一个少妇，怎么能是好人呢？”说毕，二人哈哈大笑。和尚从里间屋中，取出一包面子药来，倒在茶碗内，用水灌将下去，冯渊喝下，工夫不大，就听冯渊肚内咕噜一声响，和尚说：“大概是冯老爷饿了罢。”冯渊说：“何尝不是。”立时预备斋饭，不叫冯渊喝酒，二人饱餐一顿，撤将下去，献上茶来。复又问：“白菊花是哪路贼人？”冯渊说：“陈州人氏，姓晏，叫晏飞。”和尚说：“莫不是晏子托之子？”冯渊说：“对了。”又问：“此人现今可曾拿获。”冯渊说：“不但没拿住，连冠袍带履都未请回去哪！我就为此事而来。”就把藏珍楼里面有内应，来请刘志齐的话说了一遍。和尚又问：“请到刘志齐没有？”冯渊说：“请去了，昨日到他家中，他被人家请出去瞧坟地看风水与人点穴，不一定几时才回来呢？”和尚说：“昨日他从我庙中回去，